

一、 1925 年生的 Piyaw (成住壞空)

人生哎……不是笑一笑，哭一哭，搖搖頭，點點頭，小孩子扮家家酒一樣哇？好像很快地走，也是很慢地走。隨便走一走，走到了很——久以後。站在這裡，還是坐在那裡，一樣，還是很多不知道哇。

常常睡覺白天，醒來晚上。醒來的時候，也是糊里糊塗，沒有力氣，一個人作夢，安安靜靜。真正想睡覺的時候，也是睡不著。是不是那個小小的娃娃一樣？

我現在，很老是老，又好像很小。慢慢走到有月亮的晚上，古時候那樣的海，黑黑暗暗裡面只是呼吸哇。好像一直浮起來，漂呀漂呀，去哪裡？不知道嘍，水面上小木頭一樣，很——遠的地方去……到那裏很——久以前的裡面，常常沒有回來。眼睛打開也是閉上，閉上？還是一直打開？我想，也是沒有關係。

我的心嘍，甜甜蜜蜜，也是澀澀酸酸？味道？已經不知道很久嘍。有的時候過去很——久喔，過去以前女孩子一樣；有的時候回來一下下，又是很老；不小心過去又是很久，小孩子一樣哇。

那個時候，眼睛外面看見全一部綠綠，還是藍的，白的，很——久以前嘍，很小的時候，差不多三歲還是四歲有……民國幾年？記不起來哇！現在回來一下下，老了，有的時候清楚，很多記不得，記得清楚也是沒有甚麼用，和我一起老人，大家不是都走掉，**awa**（族語，「沒有」之意），沒有了？自己——個人，講話給誰聽？眼睛、牙齒、膝蓋，也是很多不聽話。

都是因為打仗嘍！不是很——可怕？小的時候日本人有來，後來阿兵哥，結婚以後不是鄉公所的人？每天每天，也是過來哇。不要很多想，沒有用嘍，這裡工作，那裏工作，沒有工作不行。一天一天，也是過來。

那個時候，我的先生鄉公所上班，他把那個戶口名簿帶回來……我是有唸日本學校，港口公學校畢業，現在不是港口國校？看不懂上面的甚麼字。

「上面登記你是林新妹，民國十四年出生。我是林萬輝。」他這樣跟我說。他是八年，大我六歲。

「那個對嗎？上面為甚麼不寫我叫 Piyaw，還是きみこ（Kimiko，日本女性名字），你不是 Kalax（部落男性族名）？」我問他。他把那個紙摺好好，放進去床頭木箱裡面。

「不行拿去燒火，放好保管一定嘍，搞丟不行哇！」他講收好一定，講那個「你的身份，你的證明，全部那張紙上。」他講，きみこ（Kimiko）還是ありがとう（謝謝）的時代沒有了，現在講大陸那邊的國語。我們講廣東，你們外省人講話的國語嘍。

「國民政府，國軍？還有黨？你很知道嗎？以後，有一天，是不是我們 Pangcah（阿美族）的時間？你不要不相信，你不要自己搞丟不見嘍，要去哪裡找？」他跟我講。他很會開玩笑。

那個時候也是聽不懂他講話甚麼，現在……很久很久沒有聽見講話，再過幾年，恐怕也是聽不見我講話哇。

我的大兒子拿他 **Tafalong**……光復，還是你們現在講太巴塢一樣，那裏阿公的名字，**Adaw**（部落男性族名）。他的爸爸，我的先生，那個時候喲，很多田那裏，好像國字簿一格一格很多，還是下棋一樣木盤上面那麼多那麼大的田，那裏，好笑喲，趕一條牛過來，走到八里灣，走到我們海邊。怎麼辦？家裡沒有牛嘛，怎麼耕田？我們這裡的田小小長長，一個樓梯一個樓梯一樣上去。後來妹妹的先生 **Canglah**（部落男性族名，「春天」之意）很會喔，有養牛幾頭……後來也是不對，有人做農沒有？沒有哇，不是去北部工地，蓋房子，綁鋼筋，還是做板模，敲鐵釘嗨。蓋到後來有沒有自己房子？有辦法買？可以住嗎？很多的想，現在……我也是這樣。對？還是不對？我心裡也是不曉得嗨。

「留在家裡幹甚麼？」年輕的時候我也是這樣子講話他們，叫他們出去工作好了。現在想一想，也是不一定這樣好。很辛苦那裏生活，我知道。為什麼這樣呢？不一樣生活哇。**Adaw** 沒有辦法回來，**katafo**（媳婦）也是沒有辦法回來，小 **Piyaw** 長大了也是出去，也是沒有辦法回來，都是要工作。講我搬去台北好了，我有去嗨。不好意思他們，我忍下來不能講話……一整天屋子裡面關起來，沒有人講話，沒有辦法爬樓梯，上去還是下去動作很快那個電梯，沒有辦法嗨。這邊窗戶打開看見車子馬路，那邊窗戶打開看見隔壁，只有小一小的一個窗戶看見天空。我忍下來不能講話，大家工作很辛苦，不好意思他們。還是沒有辦法習慣，想很久我想，想好了有清楚，跟他們講要回來海邊這裡好了，我的決定。真的沒有辦法，不習慣。呼吸不一樣，水不一樣，聽不見很多蟲子還是青蛙的聲音……有看見山還是沒有在旁邊，沒有海哇……真的不好意思他們。

二女兒也是講我搬去花蓮住好了。她長得最像我，也是瘦瘦高高一樣，很多時候安靜，做事不會亂七八糟。大女兒跟她阿公，我的爸爸一樣，高高大大嗨。她們一個說，然後一個也是說很多，說我老人了，你知道嗎？不要不相信。以前還可以坐公車去街上農會買掃把、買衛生紙甚麼，現在你去看看？不得了哇！九十多歲老人了，要是怎麼樣我們看不到，危一險這樣。搬去花蓮好了，我們看得見，放心很多。好啦我講，也是有去花蓮住，不好意思她們。一個禮拜，還是兩個禮拜，開始想到家裡這邊怎麼樣？有沒有事情？**Niyaro**（部落）怎麼樣？忍耐沒有講話，第三個禮拜好了，走來去走來回。不好意思她們，我講還是想要回來這樣，回來看一看好了。二女兒講話好笑，**Niyaro**（部落）沒有不見，知道是我自己想要回來這樣嗨。

後來她有幫我算，她講，從阿公那邊，老頭目的年齡算出來嗨。她講話我，日本人的大正十四年生下來哇。我心裡面想，鄉公所的時間跟日本人的時間有甚麼不一樣嗨？民國十四年？大正十四年？還是甚麼很多的十四年？難道不是我的媽媽生下的時間最對不是？我的媽媽也是記不得，春天？還是夏天？好像是秋天，還是冬天不一定？這樣算法，那樣算法，沒有甚麼意思嗨。太陽升起來不是天亮？要工作，去田裡去海邊。太陽下山天暗下來，月亮的時間，情人袋上很多星星，大家休息講話，喝一點酒，睡覺過去。一天一天，這樣子過哇。

現在一樣，「冬天會來也是會走」，我的 **ina**（媽媽，文本後以「依娜」直譯）……

東北風很冷的時候，草都吹彎嘍，好像今天一樣，*faliwfiw-faliwfiw*（風發出的沙沙聲），*si'naw*，依娜說很冷，「冬天會來也是會走」。

很多下雨很冷，冬天，沒有衣服穿嘍。火不能沒有。木柴那麼濕濕，一直燒一直煙很多茅草屋裡面。有的時候剝花生，想念那個味道，「拿去吃呀，你……」依娜看我想吃一樣，她講話，花生推一推一推我前面拿去吃這樣。家裡的人火旁邊坐下，好像我現在一個人，*么一么*（小白鷺的叫聲）水裡站住，安靜一隻腳嘍，聲音沒有，也是沒有動，休息一樣，還是等甚麼？想很多？沒有睡覺，看著火一直安靜，作夢很久哇。小小的我，眼睛還是老老，每個人……霧一樣，水池裡面一圈水水一圈光嘍，看進去裡面很深，迷迷糊糊，時間不知道還有沒有？很——久安靜，只有火劈哩劈哩，一下子聲音。然後聽到依娜講話 *mama*（爸爸，文本後以「馬馬」直譯）低低小小聲音，「還不去睡覺你？很冷不是？」馬馬講，「好，再弄一下火……」然後，真的沒有聽到聲音嘍，依娜抱懷裡睡覺我，不知道冷了。

想到我的媽媽，想要掉眼淚哇。你不是也有看到她死掉？那麼老的人給她住那麼小小的茅草屋，不是有兩層樓的水泥房嘍？家裡留給她不是？水泥房也是空空沒有人要回來住，是飯店還是旅館？我的妹妹不行我心裡想，心裡一定難過伊娜……也是沒有辦法，也是想到我的小孩，放假的時候，一個一個回來嘍，也不是離開哇？老了，沒有辦法，一直冬天一樣，一直冷冷冰冰，沒有顏色，灰灰下雨天空一樣，心裡難過。然後氣象不是有說，禮拜一也是走掉那個冷風，我心裡面想，依娜講話一樣，很——冷的北風，沒有關係，也是不一定換成溫溫潮濕的南風不是？

現在房子水泥牆壁很堅固嘍，不怕颱風，也是很熱，會流汗，流眼淚那樣。你聽見那個冬天嘔伊嘔伊嘔伊嘔青蛙的哭聲不是？她們也是很——久以前開始哭嘍，晚上的時候。聽我的爸爸講，阿祖的時候……我阿公的爸爸那個時候，哭很多她們死掉的男人嘍，有的是哥哥，有的是先生，孩子也是有，那——麼可憐，我的眼睛好像也是掉眼淚一樣。我的女兒講不能再讓眼睛很累嘍，要休息這樣，不要再去撿寶特瓶，走路慢慢走可以好了。她講，往山上很——遠的地方看嘍，看那個山上樹葉新長出來，那個岸邊海菜很多青苔一樣紫紫綠綠，對眼睛還是頭髮有用很好哇。

一直很——遠的地方看進去，不是一直想到年輕做女孩子的時候，不是春天礁岩上百合花那樣靠近？淡淡香香很美麗一樣不是？

百合花長很——多那個時候，春天女孩子一樣海邊，很多下雨，要給水田有水哇。好像綿綿的羽毛一樣海膽花（蒲公英花絮）飛起來，阿公帶大家男人海邊 *misa cepo'*（海祭），拜拜一樣，講話海洋保佑我們男人，自己小孩一樣照顧他們哇。*mibachin*（潛水射魚），還是坐船出海，還是 *mitafokol*（灑網）、*mipolao*（用三角網捕撈吻仔魚苗）也有、*milakelou*（夜抓），也是一定記住小心，記得回來的路嘍，也是很多 *foutin*（魚）、*kalang*（螃蟹）、*aval*（蝦）啦，還是 *toko*（貝殼）帶回來。家裡的髮髮依一直會等喔，看時間差不多好了，煮一鍋熱水，娃娃也是一邊玩，很累一邊等。很新鮮嘍，一下鍋，很好的美味，一起吃點心。

你聽這個……嗚哇—嗚哇，阿兜莫喔咕酥—哩—大，酥哩大喔達—噶達—噶……fason（曾祖母）很——久以前娃娃的歌不是嗨？你聽沒有？酥哩大鞠躬嗨，達噶—達噶—鞠躬那樣……聽到這個要掉眼淚，我的依娜……那樣的食物以前，螃蟹紅紅的美味，陶甕一樣肚子圓圓阿喔彈塗魚，吃下去有力量，很多腳章魚黏啊黏住，還是眼睛藍藍肚子黑黑酥哩大烏賊，穿山甲阿躑貝殼還有吃自己大便長大的篤固……很多美味嗨，吃好了，月亮下面講話，海浪也會呼吸，到床鋪上相親相愛唷。如果很氣的太太也不會生氣先生囉，這樣的生活哪裡不好？不明白我們，不簡單的阿美族哎……如果很熱的太陽很慢回家，Tidaan（石梯坪）那邊的太陽比較快走進山裡，海邊很快涼，大家一起我們，海邊洗澡嗨。

慢慢的，水田小——小的苗很可愛長高，不是很好看？西南風轉來轉來東北風轉去，有的時候下雨細細有的時候出太陽悶悶，潮濕像螞蟻翅膀會飛很多，出海口那邊，polao（吻仔魚苗）也很多抓嗨。

古時候，河口是自己部落抓魚，沒有外面的人。月亮消失的晚上 mi polao（用三角網捕撈吻仔魚苗），沒有手電筒，火把一個一個照亮光，海浪也是一個一個過來，以為白天嗨！真的天亮了，polao 很多給我們，也是有人給海浪抓走，每年都有哇。老的，年輕的，還是死掉，出生娃娃，還是很多拿到，也是很多不見，從以前以前到現在的後面——後面，一直這樣。這個 Talalou（秀姑巒溪）大溪水還是大海一樣，給很多我們，也拿走很多我們，就是這樣，沒有不公平哇……為什麼不小心自己……為什麼講到這個難過……太陽出來有亮也是有暗，照我們的前面，後面也是有影子不是？好像我們的 alingo（靈魂）……鏡子一樣，看見自己的臉，要好好想一想，有甚麼做對還是不對，要想一想……所以說，polao（吻仔魚苗）給娃娃吃長大，也給男人死掉。難過？還是掉眼淚？也是沒有用。很多時候吃不完，曬乾也是有，給雞吃也是有。雞……不是再給我們吃營養？一樣哇。

人的命……還是生命，你說……那麼辛苦嗨，是不是動物一樣？是不是那個風一樣？轉來去又轉來回，傷心也是可以，沒有關係唷，那個歌 pasiwali（日出東方，阿美族古調）這樣唱不是嗎？

Nengneng pasiwali yo sadak sa ko cidal.

Lomowad yo sa to kako, ano papacem to ha lina(ina).

Yo nalomowad yo sa to kako, ina, ama, salikaka mapolong.

Dipoteng to ko tireng namo, aka to piharateng to tireng ako.

講甚麼你很知道嗎？我跟你講……很多人被大海拿走，不是？家裡的人，依娜、馬偶、兄弟姐妹還是很多人大家，不會很多傷心難過？被大海拿走的人不是也很多想念家裡的人？傷心，難過，很多，不是嗨？走掉的人，唱歌好了，唱歌給家裡難過的聽，唱歌給死掉的人，還是唱歌給難過也有很多傷心的自己聽，他就唱溜……「不要難過哩，不要傷心喔，你們在家裡不要為我死掉想很多啊，還

是一樣我，每天的太陽出來也是下山。看到太陽一樣看到我。不要難過不要傷心哩，要照顧自己喔。我的身體像每天的太陽一樣升起來，不要想很多，不要難過你們的心裡啊……」

不是說我們的生命一樣！？我們的命，不一定。海浪也是不一定……太陽也是不一定。所以說，我們講大海是敵人也是朋友哇，靠海的人，好比是那個月亮，很舒服太陽有出來的時候，慢慢一慢慢一個一個走路，走到那麼遠的一條線那邊，天空和海洋接起來，去哪裡 misalama 玩耍一樣，很多辛苦裡面，不知道怎麼講出來給你們知道嗨。

然後呢？北風慢慢沒有，南風慢慢好，春天沒有了，六月嗨，海上吹過來風，太陽一點點熱起來，空氣裡有味道，鹹鹹魚一樣腥。娃娃的稻子長大，不能下雨嗨，這個時候，長了娃娃，稻子收好，吹過來海水的味道，夏天的颱風也是吹過來，很快吹過來唷。

每年 ilisin（部落七月的豐年祭典）的時候也是很多擔心颱風。阿公的力量很多，不一樣厲害，有的颱風害怕只下一點一點雨，有的膽小不敢過來嗨，你不要不相信看看？年輕人哈一嘿也是一樣，沒有力量不行，老人家在看，天上的也有看嗨。哈嘿——嘿哈嘿，哈嘿——嘿哈嘿，那個腳要用力唷，這樣踏下去再飛起來，沒有力量不行。小孩子的時候很喜歡愛看熱鬧，長大了，年輕小姐的時候不一樣嗨，不好意思，家裡看中意的第一天怎麼樣？misafulats，要去他們男方家裡幫忙（椿）米。第四天怎麼樣？sajkolai pakomorán，malakatswai（阿美族男性年齡階級的第六級名稱）這個階級要給下面 kapah（青年）牽手女方這樣，家裡看中意的這個男生和女生要牽手一起 ha-hey（跳舞），表示他們一起，給大家公認，將來訂婚還是結婚不一定嗨。所以說，長大了不一樣，家裡的人要穿漂亮的衣服，看到喜歡的放檳榔到他的情人袋，也是不好意思啊，推來推去，拿水給他喝。還好地上的泥土灰塵很多飛起來，有點看不清楚眼睛，遮住紅紅的臉唷。miafadai（阿美族男性年齡階級的第一級名稱），幼稚園的娃娃一樣，跑來去提水還是灑水灰塵。不用力跳不行嗨，老人家拿有刺的竹子打你的小腿哇！大家一起有力量，颱風不敢進來，你看看這樣厲害，不簡單唷！

到後面九月、十月怎麼樣？有的時候十一月也是有，很大的颱風要來喔不一定，一個接一個。秋天真的很多是颱風嗨。你看那個海浪那一麼長那一麼大，老人家看海浪講話，「這個颱風沒有很大……」這樣，還是「雨會很大」，還是沒有雨只是風，他們知道哇。用聞也是知道，講這個颱風的味道好不好，方向是怎麼樣？古時候的茅草屋怎麼辦？用麻編起來的魚網蓋屋頂上，還是下雨山上拿很多藤蔓，竹子小一小屋子四面綁好，然後藤蔓長長扔屋頂上面，人上去屋頂嗨，藤蔓綁屋頂緊緊，剩下尾巴放下來固定樹根上，綁好，要不然整個屋頂吹走也是有！還是竹子茅草的牆壁漏風一直進來，晚上咻——咻——咻，會旋轉嗨那個風，屋頂上上下下碰——轟轟，牆壁左邊還是右邊搖動，房子拆掉一樣可怕。現在想想，跳舞一樣哪！颱風舞真的這樣不是？風吹過來，年輕人手牽手拉一起轉圈圈唷，跳很快，颱風一樣吹一樣旋轉，羽毛飛起來，鈴鐺響起來，樑柱往這邊斜哇，馬僂

拿木槌敲鬆掉的卡樁回去；風又往那邊吹，年輕人也是休息一下，跳慢慢，又來一次，牽成圈，轉起來，飛起來，腳看不見嗨，樑柱也是往那邊斜，馬馮又拿木槌敲另一邊鬆掉卡樁回去。移動也是有，不會倒嗨，倒下來怎麼辦？家是做起來兩個人，直的站直直，橫的架好一起，木頭撐起來，穩穩噲，不能隨便。一整個晚上不能睡覺哇，不然屋子跑起來飛走怎麼辦？很多時候，我們人跟天比賽力量一樣，誰贏？還是輸敗？不一定哇。

有的時候迷迷糊糊睡一下，不曉得天唛亮嗨！聽一聽，安靜沒有風，小鳥唧唧啾啾，蟲子嚶嚶嗡嗡，清清楚楚，聽很明白噲。鄰居依娜講話，好像很高興那樣大聲，講話哪邊的房子倒了又怎麼樣……誰家的牛被大水沖走了去找，要請客部落嗎？Liwai（部落男性族名）還是 Mayaw（部落男性族名）甚麼甚麼他們男人去想辦法想辦法……還是一起挖竹筍甚麼很多講話。颱風很可怕這樣，也是很多食物帶來。老人家講話，「要謝謝這個風嗨，沒有她沒有家這樣，我們還是有一起，很好的風嗨……」Talalou（秀姑巒溪下游）裡面很多翻出來魚，虱目魚也有，蛤阿也是有。所以說，田地壞掉了怎麼樣？整理重新！水斷掉了不是嗎？接起來重新！每一家工作整理，清洗家裡還是部落乾淨，平常一樣哇。

下面怎麼樣？颱風沒有的時候，不是冬天有來嗎？很冷不是？一年過去一年，一年哇！娃娃長大，我們變老。一年，一年……你看我的頭髮，白的不是？很快噲我也是回家好了，和我的馬馮依娜一起，回到小時候那裡，部落裡很多人走掉一樣，一起哇，沒有難過……